



仙人掌

□梁凌

十年前,在朋友家玩,见她家的仙人掌长得郁郁葱葱,就顺手掰了两片回家,胡乱插在花盆里。

我人很疏懒,十年间,无数的怡红快绿在我手下香消玉殒。亦养石,青螺盘里养几粒雨花石,却往往忘记添水,久而久之,连石头也蒙尘积垢,灰扑扑地没了灵气。先生戏说,你能养什么?连石头也养不好,只配养仙人掌!

还真是,窗台上的那两盆仙人掌,又生出绿盈盈的叶片,我仔细数了数,竟有二十一片之多!它们像一只只绿色的手,在阳光下,笑嘻嘻地举着,很顽皮,很淘气。看电脑时间长了,就看它们,看着看着,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。

初识仙人掌时,我才五六岁。我的腮边鼓起好大一个脓疱,亲戚对母亲说,不用急,掰两片仙人掌,拍碎了,搽搽就好。她把母亲带到一株长刺的植物前,用剪子“咔嚓”剪两片,用牛皮纸包了,递给母亲。从此,我记住了这种植物,还诧异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“仙人长”。

再后来,在涧西老街坊里,我见到很多仙人掌,很高很大,我怀疑它们至少长了六十年,跟这里的房子一样老。它们趴在青砖上,看一群群光屁股孩子长大,看岁月落叶似的堆积。它“长”给人看,又“不”长给人看。

仙人掌与我灵魂的大冲撞,是在二十年前,在云南。那次,它是一堵堵绿色的墙,是一排排精神抖擞的战士。土家人的篱笆墙,很奇特,一米高的泥墙上,种了密密麻麻的仙人掌。邻居两家人说话,递东西,不用拍门,只隔着一堵半人高的仙人掌就行。仙人掌带刺,攀爬不得,看似森严,却不会比插在墙头的玻璃碴儿冷酷,用它做墙,好比是春秋时结秦晋之好,秦和晋,联了姻,又相互提防。又似汉与匈奴和亲,刀枪中带着柔情,朔风里游荡着情丝。

我没有见过仙人掌开花的样子,印象中,它极少开花,就像有一种人,一辈子都穿职业装,当有一天,她着一袭雪纺长裙翩翩而来,你会惊为天人。我看过一张图片,是一棵开花的“树”,这树,便是仙人掌——海碗粗的树干,生出了无数只手,这些手,还捧出嫩黄嫩黄的花,我数了数,将近两千朵!

老树新花,沧桑和娇嫩,对比与和谐,那美的震撼,是甜中带辣,绵长又刺激。

坚强、阳光、吃苦耐劳、不卑不亢……仙人掌,总使我想起一些人和事,比如母亲。

我的母亲,虽目不识丁,却是一个能干的人。她不仅庄稼种得好,能挑能背,还会裁衣、绣花、织布……她还有一手“绝活”,这手绝活,使我深信,如果母亲有受教育的机会,她肯定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!

无垠的麦浪里,燕子在飞,布谷鸟在叫,母亲是一个绿色的分割号。

田里有只鸡吃得过多,嗓子鼓得像要炸开,母亲看着它,急得团团转,突然看到地上的镰刀,她有了主意。

母亲拿起镰刀,把鸡嗓子割开,挤出麦粒,又拿出随身的针线,缝了,然后把麦粒嚼碎,糊在那伤口上。那只鸡不但没死,而且很快便康复了,到处游逛。母亲笑了,她的第一次外科手术,宣告成功。

十年后,我长大了。我的女同学有考入医学院的。她说起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恐惧:“你无法想象,解剖一只兔子有多可怕,我吓得冲出解剖室,又哭又吐……”我虽然能体谅她,但还是忍不住地笑,我想起我的母亲。

我的母亲,内心无比地温柔,却能在关键时刻,狠下心来,拿起“手术刀”。

母亲把我们一个个养大,她自己老了。老了的母亲还在劳动。她的手很粗糙,当抚摸我女儿细嫩的脸色时,女儿会咿咿呀呀地大叫:“姥姥的手好扎人,像仙人掌!”我笑。

清苦的岁月,沉重的负担,都没有压垮母亲,她觉得日子就应该这个样子。就像一株仙人掌,无求于人,安静地生长,在阳光下挥动着绿色的手。

“人到无求品自高”,内心的宁静和坚强,源自对生活极低的要求和高贵的心灵。

书里书外

□席杰坤

书里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是不同的。

有时,你以为自己读懂了书,实际上,你可能似懂非懂。很多事,没有亲身经历,没有感同身受,你读到的感受还是太浅太浅,虽然你自以为理解得够深刻了。

很多事情,很多思想,很多话语,书里没有明说。书籍多如牛毛,然而,与历史的长河相比,与时间的无涯相比,白纸黑字的记载还是太有限。

很多道理,在书籍之外。

“尽信书,不如无书。”尽信书,你就成了一个十足的书呆子,换句话说,你可能把书里的世界视为外部世界,碰壁是绝对不可避免的,毕竟,二者不能等同。

“富家不用买良田,书中自有千钟粟;安居不用架高堂,书中自有黄金屋;出门莫恨无人随,书中车马多如簇;娶妻莫恨无良媒,书中自有颜如玉;男儿若遂平生志,六经勤向窗前读。”如果财富与美女,书中应有尽有,人们还去种地干吗?还去经商干吗?还去投机钻营干吗?读书就是了。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,更多的读书人一生与书为伍,却穷困潦倒。

完全沉浸于书中的世界,可能疏懒,可能迂阔,可能不识时务,更可能在世上寸步难行。

“你太书生气了!”这句话的潜台词,说白了就是,你太不通时务,太不明世故了。“读史使人明智,读诗使人聪慧”,为何那么多人读书后反而变傻变呆呢?

毕竟,二者是不同的世界。

所以,才要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读的书不少,行走的路也不少,看过更多的风景,你才能真正明白书中的世界,也才能明白这个真实的世界。

进得书中,又能跳到书外,你才能不拘泥、不呆板、不迂阔,在两个世界里游刃有余。

别轻言书籍欺骗了你,很可能是你读的书不对,或者,是你读书的方式不对。谁让你完全按照书中的介绍,亦步亦趋,不知变通,行走江湖了。

书中有书中的道理,江湖有江湖的规矩。不要以为你读了很多的书,就可以刀枪不入、透悟人生了,有更多的人生道理需要你去悟,当然,那是在你行走得更多之后。

老屋

□周苏荣

都说往事如烟,而我,沉淀在老屋里的记忆,却像清明前的茶叶,在这沉寂的夜晚,让沸腾的热血浸泡着,一瓣一瓣静静地绽放……

山,把臂膀伸到河里,小村软软地依偎在山的怀抱,那儿就是我的家。背靠青山,面向伊河,六间旧房一围墙,围成一个小院。院里有苹果树、梨树、梧桐树、橘子树、桂花树。

母亲在上房的西头,种了几株花,花的名字好像是叫“绕路松”,是一种攀爬植物。翠绿的茎,如蚊香粗细,又细又碎又长的叶子,比松针稍宽一点儿。几根草绳,牵引着一丛藤蔓,蓬蓬勃勃地爬上屋顶,在缠缠绕绕中开花了。花朵,很小很小,叽叽喳喳地挤在一起,挤成一片新吐的红云。风一吹,那些刚刚长出,还没来得及缠绕的新须,就卷卷曲曲地垂荡起来了,一荡一荡地,春光和秋色,就都在这土墙青瓦里住下了。

每到黄昏时分,乡村就迎来了它一天中最温馨、最热闹的时刻。人们披着夕阳的余晖,从纵横的田埂上走来,回家。鼻子里那股庄稼味儿,让他们感受着生活的踏实,那种骨子里散发的从容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。炊烟,也从树丛中蹿出来了,约好了似的,在村子里弥漫。牛铃声、骡铃声、母亲和孩子的喊声混合在一起。村道上,有叔伯有孩子还有牛。我坐在路边的伊河石上等爷爷。离家老远我就看见他了,白土布上衣灰布裤子,肩上搭着一管长柄的

烟锅子,柄上还系着一个装烟叶的布袋子。我慌着冲院里喊:“妈,我爷回来啦!”我赶紧跑在爷爷前面,从屋里搬出凳子,放在梧桐树下。爷爷慢悠悠地坐下,再慢悠悠地装上烟丝,划根火柴,夜色便在烟锅里一闪一闪了。爷爷拿起烟锅子,在布鞋帮子上敲敲,我们就可以开饭了。

月亮从树上跳进院子,檐下的玉米棒子红辣椒,一嘟噜一串串的,酣睡在月光里。

瓦楞流下的雨水,一次次把这平淡的岁月冲进泥土。哥哥和姐姐前后走出这个院子,我也开始不满足于老人们闲话桑麻,心头总有一种懵懂的焦渴。

终于有一天,我也像鸟一样从这儿飞走了。

我像一朵盛开的蒲公英追逐着梦想,在乡村和城市的边缘漂泊,时常担心:你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?

老苹果树的果子红透的时候,爷爷走了。母亲随父亲到了城里,家便成了老屋。去年,院里的梨花开了,母亲也走了。

母亲一周年祭日,回家的路上,我哥说:“表哥把咱那老房拆了,正忙着盖新房呢!”闻言,我慌乱似一个从母亲身边走失的孩子……

老屋去了,被掩进了一堆黄土。它所牵系的那个年代以及千丝万缕的记忆,却像茧一样把子辈们缚住了,独处时、无助时、迷茫时,他们就在剪不断的往事里汲取纯净的营养,让自己纯净,让纯净延续。

